

堯峰文鈔卷三十五

傳二共十一首

華鳳超先生傳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啓二年進士歸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閣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隨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連以疏劾忠賢得罪忠憲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先生姓名眾以為允久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眾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以養母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引退即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不許遂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昏夜為常加膝墜淵惟其所欲甚至茆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歲福下移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敝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師辱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落事也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為危之先生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成誅化貞而逐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弘光主即位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封到署



明人侯官林估編

甫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十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間疏爭者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知先生者惜之自諸生時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即深信不疑及從公游造詣益深邃公既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巋然稱東南大儒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面尤為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巡按御史初公彪佳所重每先生至吳門兩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焉先是周延儒再召過無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以殊擢及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延儒然先生俱不報謝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之用又論為學曰居謹叟之時常自收斂常自鎮靜處闕宗之地常自震懷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鄒氏鎮標兵猝至先生以不雜髮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竝以緩言款先生先生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二

去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一是日天大雷電晦冥風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曰此不要錢華吏部也無不歎息泣下從孫尚濂從先生死僕薛成聞先生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死十五年縣人作神主祔東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超先生

前史氏曰予聞先生之當鼎革也間指頭上髮歎曰留此必賈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泰徵字嘉生其系出自琅琊後遷徽之初門唐乾符中避黃巢亂又遷於歙數傳族益大土人呼其村曰王千政先生為歙縣人大父贈給事公世綱父鄉飲公文謨皆客於江陵先生生其

地遂寓籍為江陵學生自少善屬文名噪湖襄間年二十餘嘗以貢試抵會城有前輩白君某者素知名至是年且老矣與先生值詢名氏先生具以對白君愠曰吾聞王嘉生名已久計其年當與吾相輩行若年少奈何妄語既而知其果先生也始大歎服又嘗醉登黃雀樓適諸名士方大集先生故使酒乘醉出語優衆亦醉爭起誰何之至有欲毆者或從旁識先生乃喟曰此江陵王嘉生女曹素所嚮往者也衆大驚遂延先生上坐與定交其見重如此先生屬文甫就即為同儕傳誦以熟往往竊其所作取科第去而先生猶浮沉諸生中踰壯始舉於鄉越七年始成進士出馬文忠公世奇之門釋褐廣東吳川知縣調繁新會丁母艱服闋補福建建陽縣所至俱大著聲績崇禎十七年以卓異擢禮部主事會愍帝之變竟不赴官歸隱歛之檀山杜門教授為業蓋先生之學非獨長於舉子義也其於經史百氏無不淹洽既居文忠公門習

聞其論議所學益進每與人辨說必旁引曲證纒纒數千言具有條貫及其見之於文尤深沉曲折可驚可喜由是徽之學者悉竄輦糧笥書往從先生游歲以慮數百人一經指授其高第顯名者後先亦不啻數十人先生每出山水間不攜僮從或以一童子自隨或諸門生相扶掖而已晚年病足久不瘳用晉習鑿齒故事作半士賦寓意中間襍以譏諷其援據甚博徽人皆誦述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嗟乎天之生材也未有有其具而不適於用者也然而見用者恒少而湮沒於窮岩深谷者恒多如先生其一也使先生肯出所長以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抗踵也而顧放棄乎寂寞之濱優游乎塵垢之外訖於老且死而不用豈非其不幸耶抑予聞之昔文中子之在隋也其門有魏鄭公薛太常之屬吳淵穎之在元也其門有宋文憲公王忠文公之屬故身雖不偶而所造就弟子率號興王之佐後世稱說其師道數傳不衰今先生亦

然距先生之歿已十餘年矣而徽士大夫之在朝者濟濟並列湖
英師友淵源一惟先生之歸夫豈遂遜於文中淵穎哉則亦未可
謂之不幸也予故聞先生之風而樂道之遂從其仲子基棠之請
采掇遺事如此

岳先生傳

先生姓岳氏名薦字西來山陽諸生為時文有名然非先生好也
時時獨肆力於古自經傳笏及諸史百家不淹洽貫穿久之所
得益深語人曰聖賢精微盡於六經四子書其尤要者在大學一
篇耳由是以踐履為實學以體認天理為根柢以佛老為必不可斥
以古聖賢為必可法矩言楷行雖盛暑中衣冠動止秩如也時人
皆迂而笑之當明崇禎末知天下將亡酒酣耳熱輒噫嗚歎歛罷
去人又或以為狂獨與劉翁禹度善家苦貧食常襍糠覈然奉兩
尊人惟謹翁性闊達喜為豪舉先生求娛其意者百端恒恐不得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四

當也翁媵相繼歿每哭踊氣息不屬者數矣素壯健無疾至是以
毀故病羸終其身有庶弟甫生其生母暴死會先生亦產女令婦
棄女而乳其弟弟又患瘍日夜啼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
瘍毒膿血淋漓被體先生固怡然婦亦化先生行不少怨恨也劉
翁既善先生又雅重其為人命二子始大始恢從之游先生教二
子專用宋儒程朱之學為準非徒以章句文字相敦勉也其後二
子皆成進士始恢官吏部嘗謂予曰先生非今之所謂師也其殆
古之經師人師也又曰某昆弟所以羸知學行不敢貽羞先人者
率先生力也先是康熙六年劉公授官峯谿其地故多瘴或斥翁
行先生聞之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昔巢谷不憚
萬里省東坡於海外吾雖不逮古人願偕公行遂之峯谿未期年
竟歿於官舍矣壽僅五十有一先生無子頗為歌詩門弟子欲藏
弄其稟先生不許曰人顧力行何如耳安用區區小伎為哉又嘗

為文章發明經史之說既成旋亦毀之終莫能闕其際也劉翁作岳先生傳予刪剝其凡如此

舊史氏曰岑谿翁之稱先生也甚備其末謂誤述宜在文苑經學宜在儒林操履堅正宜冠獨行逸民後之為良史者何處焉子甚媿翁斯語然先生言行風采四方無知者微岑谿翁父子將安所徵信乎故備述之

文肅公傳

公諱震孟字文起先世衡州人自衡屢遷始定居於蘇有諱林者偕其弟森後先舉進士林官至温州知府森巡撫都御史而文之族始大林生翰林待詔徵明徵明生國子博士彭彭生衛輝同知贈左諭德兼侍講元發元發生公年二十一以春秋經舉應天鄉試凡十上禮部天啓二年始舉會試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於是熹宗幼冲太監魏忠賢擅權羣小相次用事方下講學之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五

禁而謀盡逐東林黨人公乃疏請勸學勤政語侵忠賢忠賢怒指摘疏中字以為嘲訕有旨將予杖閣臣力救改降二級調外遂策蹇以歸公故與姊子姚文毅公希孟及里中周忠介公順昌友善其志節略同又視東林諸先生輩行甚後而丰采論議數相企慕故羣小爭目為黨魁及歸里忠介公既被逮死文毅復以事鐫職公日夜懼不免豫訣家人俟緹騎到即引決幸而不及於禍未幾一妾男子作步天歌以寓刺譏廠衛捕獲即鍛鍊獄辭令牽連公公亦遂削籍崇禎改元薦起侍讀尋進左中允左諭德充日講官累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纂脩熹宗實錄日講如故公在講筵見人主聰察過甚而諸臣方用門戶相齟齬莫有能當上心者每臨講必及復開陳務關切時事以諷帝輒改容嘉納焉旋察公挺挺忠正論說有裨於國中宰輔選嘗曰文某倒子始講筵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神宗方命講禮記至是又命講春秋閣臣

溫體仁輩素不樂公而春秋非顛門不能講公少習是經為大師體仁不得已以公應命講至宰嚭歸贈傳贈凶禮也於例當闕帝令補講章進覽公乃推明春秋之義極言嚭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帝甚嘉歎降諭諸講官今後當講者悉以此類推舉朝益知公將大用矣其明年廷推閣員公資淺不在推中特旨命吏部取公年籍履歷入遂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之為史官也值北兵甫退吏部將借邊才以翻前所定逆案公再疏爭之羣小已相與側目繼又上疏請改正光宗實錄其略曰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脩恭請光宗實錄副本校對見中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莫如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三大事祖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蓋逆黨崔呈秀等請旨重修見今藏於皇史宬者是也方進呈之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訂以故含糊從事後來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六

之歲者至今邪說猶在儻謂一入史宬不可復改則流傳後世將安取衷國是攸關非細故也因條次所宜改正者其目凡五疏入大忤體仁輩意而帝獨心善其言出御平臺手公疏示閣臣帝銳意嚮公而體仁及王應熊兩人猶斷斷力持之詰問良久兩人者辭窮無以對方叩首曰此誠逆黨所造邪說也今要典之燬已久又蒙皇上申飭即可垂示後世矣實錄雖不果改而奉俞旨申明略如公之奏焉由是益與體仁輩忤既入直應熊去位而體仁深中多數乃力求所以中傷公者會都給事中許公譽卿及公婚家福建右布政申紹芳得罪公竟以是罷去先是吏部尚書謝陞不厭眾望數為科道官所糾陞頗疑譽卿指使譽卿故公所推重者也用是并疑公最後陞納山東布政勞某賄推擢登萊巡撫眾議大譁因交章彈陞陞寤甚具疏自辨遂誣譽卿紹芳坐以馮籍與援爭官講闕其事絕無左驗蓋陰借以傾公也故事凡奏疏至閣

中閣臣以次分票是疏不隸體仁所而體仁徼取之竟擬旨削譽
御籍且票且目公公從容曰言官為民極榮事也彼方德公玉成
之耳體仁益愠露章言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惟此爵祿名位而
文某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出此悖倫滅法之語欲以激怒帝帝
果意公有私得旨闕任公罷而譽卿削籍紹芳亦下獄矣公歸里
南半歲而病歿當公之病也聞文毅公訃往哭之慟其病遂革距
文毅歿時相去僅十有五日四方賢士大夫爭悼惜之公性方嚴
不苟合以是數忤小人在內閣不滿三月雖屢見寵顧而受同官
排陷訖未及有所設施家居公廉自守苞苴不敢及門通籍凡十
有五年至於貴顯其第宅猶仍諸生時所居從未嘗拓地一弓建
屋一椽也生平深惡內閣不與交通有太監曹化淳者故出王安
名下浮慕公賢嘗遣私人祈公儻得循例往來外廷事敢不惟命
或勸公往投謁公哂曰此謁一入其辱尚可湔洗乎其後見排體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七

仁咸謂化淳與有力也越三年始復原官致仕又二年贈禮部尚
書南渡初追謚文肅公嘗因流賊不靖疏言致亂之源有四中間
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與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慘劫驅民
為賊之狀尤極痛切及公既歿明竟以此亡天下云有兩子長子
秉最知名明亡隱居竺塢之內舍杜門著書終其身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訪公故居蓋已易主矣因抵其讀書之所所
謂青瑤嶼者俛清沼攀脩柳慨然久之適大風颯颯起林木間輒
想像公掀顛抵手痛詬逆黨時也琬謹按公行狀及秉所撰烈皇
小識詮次為傳以授秉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

張贈公小傳

公諱民感字爾孚別自號霖海先世由淮安徙居安丘家素力農
其以文學著聞則自大父將仕郎諱澄者始公少補安丘學生在
諸生中不屑事俗儒章句性方嚴恥與時相俯仰然勇於為義以

長者見推鄉里中歲無子元配王孺人嘗厚直為公購一妾其女有殊色甫入門公見其淚痕盈頰驚而問故以實對公知為名家女遂立返之不責其直也女抵舍面使者再拜祝曰公長者願公生三男子是後公生子果符其數云嘗築樓別墅畚鍤已具夜夢老嫗來告曰庇公宇下久矣今當見逐公固長者益少寬之俾兒輩衣服具而後行既寤莫測其何祥也翼日斲土得蛇穴有大小蛇蜿蜒以千百計公哂曰疇昔入夢者乃爾耶命役人護而移諸中野見者咸以為異生當承平東土士大夫家率以侈靡相高公獨以儉薄行之用一扇必數年乃易且於他物悉類此或譏其矯公曰福當如是惜也卒年六十治命以柳棺斂一切殯葬之具戒勿踰制家人悉遵行之娶於王先卒次室亦王氏皆贈孺人子三嗣倫萬曆壬子舉人繼倫天啓丁卯歲貢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之卒也長子甫十二歲中者三歲最幼者方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娠病革語王孺人曰若生必男將昌吾門及生即御史君也人莫知公以何術得之有從子舉人書紳者其人亦長者也公素厚愛之既病呼至與訣且屏人出橐中裝千金指以示曰嬛嬛諸孤豈易守此付汝俟其長可予則予之不則汝自享之耳書紳唯唯寘食器中早去無知者三子漸長書紳置酒大會宗黨賓客以原橐歸焉緘鐫如故衆大歎服且追稱公知人康熙二十四年歲貢君之子貞入吳過予請曰某大父距今將百年矣故人遺老畧無在者其軼事日就湮滅某生又晚大懼先德之無以詔後裔垂來世也勉焉採輯得其有據依者僅僅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予曰記有之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今吾子所葺者質而能核不亦信乎詳而能擇不亦明乎一舉筆而思永其先人不亦仁乎是固大異乎記之言矣其何不傳之有因稍刪述為傳如右他生卒子姓與舉

人歲貢及御史君事行俱別載家乘中貞字某所撰諸行實皆有
史法方候補翰林待詔

袁氏六俊小傳

陶齋公諱表字邦正由太學生授西城兵馬司指揮改南京中城
陞臨江通判為人和易不設煙岸而中實耿介不可犯在南京以
事忤權貴抗節不屈致被繫獄久之始得解時人皆歎其直臨江
致仕歸捐橐中俸千餘金葺先世墓劊祭掃規儀建亭刻石以示
子孫長於歌詩下筆輒滾滾不停數與昆弟及文先生徵仲王子
履吉輩相倡和所著有江南春集行於世

謝湖先生諱襲字尚之晚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吳縣學生屢試
輒第一凡七赴應天試不利循例入太學博學善屬文知名吳中
凡上官有司至吳者聞先生名輒折節與交性最亢潔學尤長於
詩喜繪花鳥有逸趣書法入米元章之室家有石磬齋蔡孔目九
為德必有言云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九

達為之記所著田舍集游都三彙譜系八述併編類金聲玉振等
彙甚夥岳山人岱亦知名士也嘗撰今雨瑤華急推先生文行以

谷虛先生諱亥字補之舉嘉靖戊子鄉試戊戌登進士第授江西
廬陵知縣先生勤於吏事每翻閱文書非夜漏下數十刻不休縣
人名好訟又輸賦京師輒為攬納戶所侵冒至是悉鈎擿其詳猾
置之理一縣驚服又鼎新學宮及文忠烈公祠又為靖難諸臣曾
御史曾紀善建專祠凡興諸役皆取足罰鍰未嘗費民一錢會奉
檄敷縣田雖深山窮谷先生必親履其地抽稽俱有法度吏胥不
敢上下其手於是監司交薦有詔徵先生先生以覈田未竟不果
行遂不得與考選擢禮部儀制司主事陞署員外郎引疾歸先生
長身玉立美鬚頰性和雅謙下即之令人意消與母弟裘同居終
其身不析產歷官十餘年家事益落然周恤親黨不以有無為作

輟也先是先生在廬陵廬陵人欲為立生祠先生不許既去又以白於上官適先生歿遂祀名宦所著有袁禮部集行於世

臥雪公諱褒字與之太學生身長七尺音如鉅鐘雅薄功名不肯仕與人交不設城府輕財好施有以急難告者傾橐濟之無所吝潛心讀書不喜浮屠老子之說晚而卜地桃花塢築室灌園抱膝長吟其間於聲勢泊如也以子貴贈按察司使子年萬曆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使孫堪萬曆庚子舉人歷官肇慶府同知坊歷官絳州州同曾孫于令歷官荊州知府公所著有東窓筆記括囊臺若干卷

胥臺先生諱褒字永之生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年十五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舉鄉試第一明年殿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會張孚敬新貴幸欲招致先生於門下先生不荅遂倡言諸吉士少年浮薄皆予左官先生得刑部主事典試河南所取多知名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士政兵部武選司未幾而司不戒於火先生適代其友司干掇乃逮下獄論戍湖州蓋亨敬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湖又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播遠近其名益大重遇赦薦起南武選歷廣西提學僉事致政歸有所經游名山皆為文記之卜家橫塘掘有石湖之勝意豁如也以子貴加贈副使所著文集及皇明獻寶吳中先賢傳若干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王尚書元美嘗贊先生像云藝文沾沾以自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兮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中否兮寧自隱約焉翫骰兮可以知先生文行矣子尊尼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山東提學副使父子皆卓然稱嘉靖間名臣吳人至今推之

志山公諱表字紹之吳縣學生屢試場屋不利歎曰是有命也乃益取經史及漢唐以來名家之文博涉徧覽貫穿上下作為詩歌古文詞皆醞藉淳雅多可傳者生而秀敏且畏謹不失繩度居親

喪盡禮兄谷虛官於朝公遂當室經紀家事未嘗敢以一錢入私橐也谷虛既歿公為文數千言以寫其哀其詞極悲痛讀者咸為公雪涕云晚歲始循資貢禮部竟不及仕所著有志山詩集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閱袁氏世譜明成弘間有隱君子諱敬別號介隱公者生三子長教諭公鼎次贈禮部公鼎次封刑部公鼎禮部公之子為谷虛先生袁志山公喪刑部公之子為陶齋公表謝湖先生娶卧雪公褒胥臺先生袁皆以文行知名吳中稱曰六俊而谷虛與胥臺兩先生尤有聞於朝事詳明史當世宗時吳之袁氏皇甫氏兄弟文學斌斌然海內莫與為並今僅百六十餘年而兩姓零落凋謝極矣獨志山公有孫麟振之及其子士俊今推力持門戶喜收拾先世遺跡又請於上官乞以鄉賢祀谷虛先生又倡族人請建六俊祠以琬妻宜人為胥臺先生四世女孫故命琬撰六俊小傳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十一

忘菴王先生傳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傳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踘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蓺花種樹養魚籠禽之方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擅鑿賞當王氏家門鼎盛其先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慕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為徭賦所困又性好施予親故間或有負之者亦槩置不問計一歲所入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甫壯乃屏絕諸好獨以高潔醞藉自持所居為文恪公故第其翫怡老園有亭榭花木水石之勝恆與賓從及諸昆弟具蔬果酒食觴咏其間值其空無時亦必清坐相對談笑移日不倦家既益落而所作畫益工諸好事者評王先生畫雖前輩陳山人道復陸處士叔平不能過也前太常王翁煌客

亦善畫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其聲譽大噪四方士大夫走書幣造請者日夕相屬寸縑尺素流傳遠近莫不鄭重藏弄甚有作贗筆以售者京師貴人爭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內閣宋文恪公即王先生姊壻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王先生入京師先生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者著也有如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為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蓋晚而自號忘菴或徵其說王先生告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予之補劓息機於此也世忘予乎予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也近矣其寓意超卓如此年僅五十有九卒於家為人孝友愷悌與人交不設城府所遇無貴賤長少率委曲相款洽居平善病晚歲病屢發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王先生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年老有孫女不能嫁王先生復力疾為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王先生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積藏諸名蹟及他玩好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粟樂罄矣疾既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琬聞其訃為之潸然出涕曰此吾吳之老成典刑也自今以往吳中豈復有斯人比乎蓋一時鉅公勝流俱推重王先生畫而琬獨愛慕其為人以為王先生素行匪特長者也蓋有古達人遺風焉故願為之傳

前史官汪琬曰吾吳故多高隱之士前明自淵孝先生杜瓊石田翁沈周顧祖辰子武陸治叔平之流莫不以善畫有聞流風餘韻迄今為吳人所稱說越百數十年而王先生始繼起王先生文章詞翰雖視石田稍遜顧其風尚標置略與淵孝子武叔平相伯仲惜乎享年不永而世之稱王先生者又以畫掩其名德予不勝為之太息云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為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既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夷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殤夫夷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在成人之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既死而孔子曾不以為過得非世教既衰人偷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底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邨人蘭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暴死訃至烈女方春穀遽輟舂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多方辟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乘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戶旁及歛顏色如生於是村中諸父老走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子子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素聞姆氏之誠者也又非嫻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慨然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覆順天學院蕭某疏曰烈女宋

典姐聞夫暴亡時涕泣乘母熟睡引繩自縊與烈婦隨天自盡之例無異相應旌表請 勅該撫院學院轉行該地方官照題定例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可也奉 旨依議此見諸邱鈔與前傳稍相異同并附之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興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戴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污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十四

羸弱女子耳款不能避且家已破敗遯將焉往盜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罾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繫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為盜所辱者或更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且中已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為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麋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彊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為周后妃太妣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浚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金節婦傳

節婦胡徽之休寧人嫁金騰茂騰茂蚤夭於是節婦年甫二十五姑徐在堂無恙而遺孤子明誠僅周晬騰茂故貧士既死其家益困節婦藉紡織縫紉易粟肉以養姑畧如騰茂在時明誠少患痺踰毀齒猶不能行病且篤節婦抱之涕泣禱於神曰是兒乃金氏所係一綫也不可死吾願以身代死無憾一昔夢神人授之藥厥明明誠病果起不踰年彊壯且異恆兒矣其冥感如此節婦又以貧故不能延師口自命之讀書識字課督甚力既長又命出游里塾故明誠雖為賈而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未幾姑徐老病坐卧牀蓐中家無婢媪節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拮下訖澣濯澆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垂十年而姑始歿節婦艱苦具至無怨言亦無怠色曰婦道宜然姑之將歿也呼節婦與訣曰吾無以報女願女得新婦異時所以事女者如女事我我可慰於地下矣言未既執節婦手泣下而瞑節婦亦號慟樂絕如哭騰茂時

也於是族黨皆太息其孝以為難節婦至今在其年七十五矣顧強健如故明誠生子且有孫若曾如于人內外斬斬悉遵節婦儀法休寧諸婦女稱節孝者必首推金節婦云予門人賁字筮文明誠之族也乞子傳之且曰將往求旌於有司子遂為略其始末嗟乎在禮婦人以婉婉順從為職國風二南所咏如葛藟采繁采蘋小星諸詩又皆勤澣濯共祭祀與夫不妒忌之常非必埃苦節高行然後有聞於世而見錄於聖人也其後王教衰微苟非節義彰著不得與於國家旌門之典然亦皆從事具文而有司莫以為意幸而有司留意其間則其所被旌者又皆豪彊貴顯有氣力之家居多至於閭閻之間雖其苦節高行往往沈薶湮滅垂老而不及旌者殆不知其幾矣如節婦亦其一也夫國家創為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蓋將以勸乎彼也若其被旌者或不足以勸而閭閻之卓卓可傳者又不皆與於旌則風俗安得不益壞而教化何

以復興哉此今之有司之責也故予傳節婦既訖因并論之云
克勒馬傳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文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為是龍種也平時授鞍輶人立而蹠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惟圍人命王甚愛之數乘以攻討無不如意嘗至安平是馬適病蹄自跑土出泉洗其創而瘡於是軍中目泉為聖水云順治五年冬王薨馬聞哭聲躡躅哀鳴不已圍人煮豆粟飲之不食飲草然後食未幾馬遂斃其謹按禮王乃太宗之第一子而今上之伯父也自國家勦業以來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拉灰爬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間每出入萬眾之中破敵陷敵禽生斬馘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不為少也嗚呼天造我國家既生王為宗室偉人又生是馬以備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

十六

王佐命馳驅之需豈偶然哉昔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為圖而嗣後遂刻石昭陵之下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搨其蹟以相傳玩者惜乎當王之時未暇為是馬繪圖而至於今日亦未有善畫之士為能追寫其形容而傳之後世者也不知某之文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云爾

堯峯文鈔卷三十五終

康熙壬申四月既望樸學齋寫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門人候官林佶編

書事 共十首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曆中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徃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公遂削籍而會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然不為動此宣旨公解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為公呼冤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實無意聽諸生姑為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大義詔旨在即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譁如此皆荅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馮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幸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誦邪巡按御史見諸生言切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訝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銀鐺適之地有聲大呼囚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邪衆遂怒曰然則偽肯也爭折闌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鷺備兵使者張孝鞭卒以狗始稍定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復數為溫言辟之衆乃解去或謂公盍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鷺署中是日也佗官旗之浙者道胥門入城强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毆之走焚其舟投橐囊於水官旗皆泗水以免一鷺懼召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

有司捕民顏佩常等十餘人繫之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臧考掠瘦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常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寃詔贈太常寺正卿謚忠介子特祠一鷺亦以忠賢黨被臯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常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病死

汪琬曰亡弟樞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且齡以為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其家俾弄之

書張縉始末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搜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周皇后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二

於是反呵叱縣令今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為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遯間關過江匿於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雞髮為僧居天台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為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既為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

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峰為師時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為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姦利有千總龔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謂得其狀即棄僧服脫身逃至江寧轉入河南竟為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 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棄市 天子猶以為疑命法司再勘法司襍問縉若何用為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為人所紿故當死問紿者主名為誰雖嚴刑終不甯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玉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縉言無相讎者 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臯斬蓋引漢史為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為真故疏其始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棄市是時予已在遷兵馬司指揮矣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三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前明崇禎之十有七年張獻忠引其眾自荊州入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為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命各稱千歲於是有入關中取李自成之志矣已而自成為 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輒焚積聚隳壞城垣宮室不為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拒守順治二年 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畱不進以示賊無西意逾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

狀 王兼程進命士馬俱銜枚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不設備

王師奄至西充之鳳皇觀會大霧晝晦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既素驕且不虞 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

徭求食耳清兵豈能遽越劍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
王訥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在廐中視其良馬見
有急兵即乘馬而馳未暇擐甲也 王師追射獻忠貫其背獻忠
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大驚曰果清兵也於是賊眾奪氣 王師
乘之所向皆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遯是日禽獻忠獻忠中矢將
死矣猶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降者猶列拜之 王乃拔佩刀仰
而祝天曰獻忠辜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 天子命奉行天誅謹
敢為萬姓復仇祝訖 王親加刃於獻忠身遂磔殺之尸之轅門
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先是閬中有巨鐘沒於水獻忠命
其黨率人牛數千牽取之不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
礮擊鐘壞其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相近
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獻忠狀貌魁梧面
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戮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四

獻忠既敗可望定國皆走降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
來歸 世祖封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走紆甸以死獻忠又有養
子鄭國者借可望來授一等阿思哈哈番子嘗識其人其言獻忠
事甚具茲不暇書姑略其兵敗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
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
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過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
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從
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
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
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
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

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頰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籤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表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名倫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此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五

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泮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闖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傾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之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據字蘊昔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蔭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割股肉為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既剖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莘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支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

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邪子應之曰奚為其不知也當其執危而情迫藥之不瘳禱之不應欲控籲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導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嗟乎昔之君子致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既不能勉焉為之而環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借今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臯臯相糜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孝子不幸死矣然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幸與此論者之過也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恃吏短長寅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臯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偽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訶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掉項及接之負以石沈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六

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媿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女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聞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荅曰將醉女血後斧斫庠應手仆眾驚二子橫斧揮其眾大呼曰去去母嘗我刃也皆卻立不

敢動兩斧竝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臯云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其奇子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子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顏中和事略

子既叙黃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未甚具子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七

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橐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禪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谷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盜偕我詣官首臯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徃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詔曰駸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怡然曰父讎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偏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

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常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常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為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記二獄

距予廬數十步為桃花墩墩旁居人數十家皆無籍細民也一婦與人私其夫不相誰何數持婦求賄而已既而婦與所私患之伺間引錐刺其腹且斃負而懸諸塚樹間給曰自縊也遂為鄰人所發私者賄其夫兄證弟嘗為盜被獲羣毆不勝痛以故死婦與所私皆脫臯又洞庭東山民不孝其父從之乞飲輒予以溺久之遂殺其母鄰人執以詣縣其父從旁質之力縣令不聽答而遣之上官廉知其故大駭復執下獄杖死刑罰之不中久矣今之為吏者急於催科而緩於聽訟催科至於殺人而民之被重臯顧可以不死吳俗素獷險好訟而不恥犯法有司又導之如此孔子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今之為吏者夫亦弗思耳矣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八

書恭迎大駕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冬十月 皇上東巡將抵蘇二十四日丙辰臣琬偕在籍坊院諸臣具舟往迎於望亭是夕 御舟至無錫臣等還宿潞墅明日丁巳夜方半前驅傳呼 御舟將至諸臣皆具朝服露坐民家檐下以待戊午既旦 御舟踰關恭迎於南新橋岸次 皇上傳諭使前臣等竭蹶前趨數十步 御舟始泊臣等列跪岸側 皇上徧詢諸臣姓名訖獨不及臣琬琬因自通姓名蒙 諭曰曉得隨詢臣琬行年幾何琬謹對臣犬馬齒六十有一復詢

吳中秋成何若琬又對今歲歉收夏大水秋不雨 皇上若微額者因徹 御前餠餌二盤以 賜且傳 諭曰舟中無他所有今以此慰勞若等 御舟將發遂遣侍衛送臣等歸舟而後行臣琬退為諸父老恭述 天語無不歡呼歎息甚且有泣下者蓋聞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未有不念民食而能致郵隆者也 皇上東巡所至亦既蠲民租三之一矣顧倉卒弭楫則又咨訪拳拳專注民瘼如此此稀闊盛事雖尚書所稱皇帝之清問下民何以加焉臣琬老矣踰伏草野何幸以垂白之年得偕田間父老沐浴乎 聖人之澤而耕鑿乎太平極治之時也竊懼記注官不在 御舟左右未能遂悉其詳故謹書之以備采擇

記誌銘石刺事

文待詔先生為陳以弘謨誌銘一首八分書亦先生筆以弘者名鍵都御史璫李子大醫院判周原已壻即今姚城陳氏之先也當時既刻石矣不知何故不歸於陳竟留落栗鯉坊民家民婦誤以甃器真其上是夜寒熱譎語若有馮之者責婦不當擅污此石民家大恐百方禱祀始瘡遂疑此石為崇移送西鄰禪興寺中寺僧愚俗亦不之識也自是棄諸庭中墻隅者若干歲矣寺中相傳石之由來如此族子右衡嘗讀書於寺以子之好訪前賢名蹟也乞諸寺僧遣兩輿夫舁來城西示子子因以一舟載歸山莊稍暇考先生甫田集又不知何故不載此作獨愛其文章之整麗筆墨之端秀乃嵌入莊右垣中蓋由誌所云正德己卯到今康熙壬戌相去凡一百六十四年嗟乎石果能崇人邪豈文字不可藝昵其應遂爾邪又豈先生有靈致然邪抑適會民婦之自病姑委其崇於石邪不然是文字之工且妙者或有物焉實呵護之而不欲使其湮滅無聞也故記之石一共四十四行七百五十七字無篆蓋刻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九

者為章簡甫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歲贊頌 銘共二十者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終

康熙壬申夏四月廿四日癸卯樸學齋寫

言祖過前有覆帳

兩刃謂貧汗菜三拾爾勿謂職官簿五品而復悻悻欲以何求才

須機拙爾海爾尤

世祖章帝御書贊拜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嘗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臣跪於寶翰堂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

十



由乎如此族子右衛將軍書於寺以子之好為前賢名蹟也乞

寺僧遺兩錢以界來城西示于子因以一舟載歸以壯精神考

元注甫田集又不知何故不載此作猶及其文章之整麗筆墨之

多乃故入在右道中蓋由誌所云正德已刻今康熙壬申相

凡一百六十四字嗚呼石果能禁人耶故又字不可數也其

袁惠士申夏四月廿四日樸學齋寫

堯峯文鈔卷三十六終

抄者或有物焉前所錄之而不錄其

箴

贊頌

銘共二十首

坐右箴二首

齒剛則亡舌柔則存爾其戒之異以全身爾之不戒終於必折盡言翹過前有覆轍

爾勿謂貧汙菜三稔爾勿謂賤官簿五品爾復悻悻欲以何求才頓機拙爾悔爾尤

世祖章皇帝御書贊并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嘗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臣琬於寶翰堂

臣琬退而敬為之贊其辭曰

維 皇偃武蚤夜論道既聰既明大文斯耀研精藝事與道俱全雲章日華氣象萬千宜刺樂石用配周鼓渴驥怒視曾何足數受言藏之光燭於天圭之璧之其永珍之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陶淵明像贊并序

淵明挑華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為寓意者也蓋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鬪爭紛紜其為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深阻夙絕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托諸文以自見設為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為歌為行者不絕最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為源中之人非神仙是不已大誤乎昔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擢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為至慎昭雖姦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為黃綺即自以為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其

無以異於桃李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為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金行既衰寄奴嗣起螳鬪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獸無所栖止桃李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菊抽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冲吞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杜少陵像贊并序

鄆陵梁子曰緝為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於時顧其閑居為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然當其間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瑄罷相薦岑參而外寥寥無所達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飯不忘君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不足道以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二

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不免於漏失豈不大可歎耶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為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迹遭感激填膺有志不逮發為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趾不得其形况乃神似上者陵競下者剽賊匪根於中蕪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廷不詭不隨鷗擊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心異世維鈞爰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是用仰止續言作贊敬告詩史

劉叙寰像贊

叙寰像甚似惜鼻太臃耳然叙寰老而貧方奔走衣食於諸情家何從致此泉石耶予歸計決矣行當與叙寰同隱遂擬楚辭以題

其像曰

松風兮謾謾泉之聲兮淙淙眇煙景兮將夕君何為兮山中開衿兮抱鄰恣偃蹇兮松之側室人謫兮不知聊逍遙兮自得漱流泉兮採松脂君將往兮復何時山中之居兮可卜我招君兮君勿辭

程周量像贊并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席方茵而坐左有梅華三樹右有池復有梅覆影池中芡紫石陂襍草叢生其上畫之大都如此周量南粵人也南粵自庾嶺以往深谿峭谷幽崖絕壁之間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置像其側得毋慨然有故鄉之思耶先是周量嘗舉壬辰進士既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為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場之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三

士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喟然太息追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用閣試擢為中書舍人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而向之指摘周量者輒因事斥逐不復枋用久矣噫以周量之文章雅秀明潔投之宜無所不可然不幸而遭擯落者垂八年於茲矣賴天子深知之故復見錄用為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以圖報稱耶而顧惟故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者何也吾將見周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生皆為周量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篁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帝庭以遨以遊賴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清揚華林鬱然流泉淙淙胡當益仕遯思不忘爾齒方艾爾名方昌盍篋斯圖竣宦之成

孫侍郎像贊

未老而縣車何介且確也不窮愁而著書何淵以博也有鼎有彝有圖有史日偃仰其側而悠然自娛何神志之暇逸而意氣之卓犖也其不知先生者則曰是殆古之獨行君子與其知之者曰非也夫固升游夏之堂而又據濂洛之席者也

喬石林像贊

猗惟先生玉色敷腴曾夢釣天游帝之都被服嫺雅繡蒂瓊琚才高氣雄側目羣盱昔為侍晨今返幽居有梅百樹有水一區坦是壺腹枕籍詩書出處語默以時卷舒我儀先生其容不臞雖則不臞亦列仙儒

琴士某像贊

攜此頌琴供奉天室淫哇之曲是屏是黜安用琵琶空奏鳳皇帝歌南風爰和其音庶階治平以慰帝心襄邪曠邪復作于

今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四

小像自贊

并序

同郡朱君某為予作小像予既題兩絕句於後復作贊八韻塗其隙處云云

吏事婁直文材迂疏仕學俱拙媿君子儒晚而勇退山澤之臞穿穴經傳辟彼蠹魚舒帙濡墨敢曰著書信心與手聊用自娛風雨晦冥鍵戶以居人或不堪我心則愉

薦福寺募瘞彌勒佛像贊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熾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而不得輒相詬鬪由愛生貪由貪生嗔由嗔生癡顛倒墮落無有出期是故當知棄愛樂舍凡諸眷屬妻妾子女以及此身六根四大一切幻合無不可舍何況財寶真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棄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清淨樂爾時吳城薦福古刹有一比丘千劫已前於彌勒佛曾相

親近深植善本誓畢此生莊嚴法像華香鐙燭常以供養願大力
弘募求大衆生決定信佐成勝果善哉善哉我則樂以筆墨文字
歡喜贊歎為俗姓先願諸大衆各助金錢乃至粟帛一絲一粒破
慳貪心向佛布施是大因緣亦非因緣當知佛性離因緣故是大
功德亦非功德當知佛性離功德故亦無彌勒亦無衆生當知佛
性離見相故彼亦無募此亦無施當知佛性離彼我故不得執有
又非著無當知佛性泯有無故若由喜舍永斷愛根見清淨性即
見彌勒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謂水無月何故水中常露月影謂水有月向水撈捉月復何在若
使是一汲水在器是水非月使復為二此月一見仍不離水展轉
卜度皆是妄想說一便非何況有二以此諸妄欲求菩薩如尋昨
夢如覓已頭顛倒狂惑了無是處畢竟如何是觀世音菩薩貪看

水上月失却眼中珠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五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苦海茫茫衆生所怖一念清淨撥開雲霧惟我大士彈指即渡鯨
人前驅龍子後護天樂雷鳴寶華炫耀魚鼈鼉黿觀若堵義
羅刹暨諸鬼部持戈荷戟羸形赤股悉來歸身踉蹌拜舞長波怒
濤了無險阻如乘安車如蹋平路咄哉彼岸不踰跬步彼衆生者
業皆已作浮沉五濁惡風飄墜

觀世音菩薩像贊

衆生以妄念徧造種種業復以惡業故徧見種種報方其得報時
展轉生恐怖怖甚輒號呼欲求菩薩救一聲觀世音頓忘諸苦趣
當知救苦者非藉菩薩力如以繩自縛自縛還自解縛者既非他
何故須他救以我觀衆生皆具菩薩慧本來各清淨緣何受諸苦
所苦從何起有起應有滅緣何了不滅沈淪千劫內若能破此妄

起滅兩非齊隨處自游行皆得大自在菩薩不住空菩薩不住色非色與非空一切俱不住我今造此像復作如是說願彼求救者諸苦一時脫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并序

汪明毛氏以私財命工敬雕觀世音菩薩像既成其舅汪琬贊曰若說是菩薩此是梅檀木工力加雕鑄赤金為外飾一一假合成菩薩在何處若說非菩薩容顏妙端嚴寶冠及纓絡種種屬希有見者悉頂禮儼然菩薩在二說轉相駁畢竟皆戲論欲知菩薩性含裹十方界本來自清淨本來自真實本來自圓明本來自周備是相了非相非相亦復非處處無礙著故名觀自在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并序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劫氏將驅之出氏厲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六

聲呵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羸奪女婦天誅將降行見磔若曹肉餒飲犬氣曾不愆死尚敢以刃鋸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迄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華顛毀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其長上諸府若司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謹昧死以聞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詔有司遵著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年氏子侍講某暨琬俱職禁林具述其母節死始末琬惟我世祖章皇帝誕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即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謚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異焉蓋興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情媮鞫國規模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褒寵豈不宜哉琬忝史官幸得廁某之後以文字為職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章授其鑾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

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武功既馳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錫寵章
靡遠弗屆靡幽弗光睢女氏趙來嬪于湯幽閑貞正秉德之常時
艱孔棘兇豎翦缺叫呶紛紜睢人心惟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
何知方恣彼猖有沫者血卒膏兇銜維此睢人載謳載颺亦惟睢
人眷言盡傷柱史采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豈
有愛而不女揚亦匪女私女節則臧乃命睢人伐石崇岡乃築之
基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綯茲門墻詩美游女寔扞暴强史稱禮宗
之死以怗氏也儷之卓然煒煌維 帝女嘉女節益彰有萬則高
有河則長山摧川竭令聞不亡

念佛頌并序

中峯了法師與諸居士倡蓮社示予念佛三昧詩一首予為作此
頌

佛在汝心念在汝口一百八珠數在汝手心口手如與佛為一欲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七

求西方先藉佛力如何是佛念佛者誰戴頭覓頭狂走何為根塵
清淨是即淨土身心安隱即蓮華坐六時行持恍見佛容驀然坐
斷佛見亦空一念不著一念不生是真念佛佛其證明

沼泉銘并序

子葬先大夫於堯峰之麓既訖事從形家者言命工穿沼墓南畝
土逾七尺得原泉焉鑑之而清飲之而甘且有崇報禪院浮圖相
距十餘里獨時時寫影泉中予以為祥乃作銘而刻之於石置之
斯泉之左

橫山出蒙伏流土中匯而為沼氣與山通可吸可灌可溉原壑可
潤竹石枌榆松檟旱則不涸潦不加盈維泉之德激激潄泓先公
遺體永宅其上神乎來游春秋勿爽

獲村石硯銘

獲村良材黃章黜質登翁之几殺墨宜筆兼是二者以相著述其

形石也其德維玉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終

康熙壬申四月晦前日樸學齋寫

堯峯文鈔卷三十七

八

形石也其德維玉

康熙壬申四月晦前日樸學齋寫

題跋一 共十二首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藝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鐘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也以孔子交游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况在後之學者邪有人於此為郎吏歲餘而其貧益甚以是求交親道行不亦難乎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交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交且日疏道且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子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講求所謂樹藝蠶畜之術而老焉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詡以為煌煌明哲度其胸中舍劇秦美新而外所得者無幾矣宜乎於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溫文正公之為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并不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為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耶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溫公以訖王介甫曾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闕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溫公既好子雲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_御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昔人譏司

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殆有甚焉若溫公之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為溫公太息也

題小兒語

沙隨呂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誠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兼徹上下非有幽深^名妙竒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教人也則又善其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洒掃應對果有截然為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子程子則不然其說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說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是語也不獨為閨房之勸誡已也雖曰聖賢之教大人先生之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俟後之求道者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二

題平每節略卷

詩二南半為后夫人作聖人既繫之正風至於邶鄘衛為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墻有茨采芣鶉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所以望其為此而戒其為彼也深且遠矣如馮孺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於世其於共姜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既為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之凡如千篇異時有誤輯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已如法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末俗平氏盍姑俟之

題使琉球記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書既從張御史學禮往使琉球嘗授

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為予備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
沒煙濤雲浪之倏忽有無與夫琉球風土之醇愚人物氏族之喬
野儀器數之樸略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者予聞而羨
且慕之為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眺覽其間也昔蘇明允有言
大丈夫不為相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為使幸
得附王人以其技能遠自暴著於數萬里外為予所羨慕
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上蓋瀕死者數矣其始遇
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既而逗留大洋中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
飢渴死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鬣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舶震撼欲
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岸稍逾數十丈即當墮
入落祭洋中不可上又幾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
海又幾死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飄壞拉繩中絕飄蕩三晝夜
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輒潛行賊島間數百里懼為所得又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三

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仗天子之庇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
天吳海若實陰相之蓋其自以為幸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
古人如游輞川泛漢陂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夢之旁此其蹟之
所涉耳目所經見者以披大海直比於栢水勺泉耳然且作為詩
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况乎竒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恢闊
絕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
媿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為無窮之傳邪惜乎陳生
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為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為其親作也親者孰謂
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
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徃尋之故有作也曷為謂之紀
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

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為日則二十有一旬為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嗟懸崖絕壑深谿危狹之恐山妖木魍猩鼯豺虎與夫獠人猺子盱睢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子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常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為傳為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遊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張偃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尼蠻僚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四

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翦皇羽檄之間蒲伏無人之境辨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鰲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為間諜即譟為匪類其幸脫於刁刁劍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舍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為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題播九傳疑錄

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偽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為人所執非

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癩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為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偽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斥為王之明況乎玉步既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為失也措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抵牾今繕寫御史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者有所考云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右嘉定時公乾所西臺奏議三卷公諱偕行字汝健乾所其別號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五

也前明萬曆中進士由知縣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抄沒崇信伯事特旨降調邊方襍職歸卒於家當公之甫為御史也太倉王公錫爵在內閣餘姚陳公有年在吏部富平孫公丕揚在都察院時方崇尚清節百僚凜凜奉職號為國家之極盛居言路者類多挺守正不撓不阿公即其一也琬讀公所葺諸奏凡二十六篇中間如論沈惟敬媚倭之姦以為陽稱封貢實許和親遂并劾石星宋應昌李如松輩皆國家人文武大臣曾不能練兵選將屯田積粟以衛封疆乃今日議封明日議貢駁駁乎又有和親之說不聞請尚方劍以斬惟敬首而反為曲辯隱諱其謂之何又因雷震西華門極言章奏既留中不發加以小臣言事獲罪者一切禁錮而騷駑不分大臣稱疾請告者一切慰留而薰蕕無別臣願視逐臣之才品為取舍如孟養浩鄒元標之直諫所當亟用而尹有沽名偏狃者舍之可也視大臣之賢否為去留如陳有年之忠鯁所當亟

挽而中有瑕疵可指者聽其去可也又言財譬諸水也導之為江河疏之為溝澮則羣生成沾其益若積雍既久必奔潰四出而流害無窮單穆公曰絕民用而實王府猶積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今太倉之積貯已空矣太僕之馬價已匱矣而東倭北敵未有息肩之期皇上以天下為家何必藏富內府而徒為潢污之聚乎蓋公所爭者率皆天下大計苟從其言有裨宗社非淺於乎偉哉顧考之神宗實錄既不及為公立傳後來秉筆纂修者亦無從悉公始末琬鄉里後進距公之沒不過數十年去公之居不逮數舍而其流風餘韻亦茫乎未有聞焉是可歎息者也今幸公曾孫圮授來游於琬之門然後得覩此二十六篇者惜其名位猶未大顯設施猶未大究而遽連蹇以終也意者其待後之人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在圮授念之而已圮授字期五縣學生方以高才知名吳下云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六

題楊柳枝詞後

楊柳枝詞七言絕句體雖權輿於白尚書樂天而實原本風雅後之人既相與師承其意又從而變易其體而推廣言之是故有言離別者即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意也有言閨房男女者即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之意也有感身世之化儻上借之以示諷刺次借之以自鳴其不偶者即詩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菀彼柳斯鳴蛩嘒嘒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之類之意也其間或興或比所以師承風雅而寄意於楊柳者其旨趣固顯然明白讀者可以吟諷綉繹而悅然遇之於不言之表者也特其體與風雅異爾若其意則未嘗異也近世後生淺學不能詩者往往敢為大言鄙此詞近於兒女子之語而傲睨以為不屑為果如此也則三百篇之內諸詩咏楊柳者具在孔子何故不刪而自漢以來諸儒之傳箋訓詁者亦何故尊之為經使得廁於風雅之列而又相與師承之乎至於

稍能詩者方其為此詞也則一切取前賢之殘膏賸馥釘鉅篋積以自附於騷人墨士以厭塞求者之請若有程課督責不得已而後作者而徐按其中舉無有也蓋其能成章者亦屢屢矣於是倡和諸詞多至一千六百餘篇而所錄止於如此就其所錄之中又皆瑕瑜優劣層見迭出求其旨趣之所在則未知視三百篇之興比果孰離而孰合孰近而孰遠也豈不難哉予故不敢以繩他人姑題其後而願私與諸門人共勗之云

題袁氏冊後

予家與袁世戚袁之先介隱公以隱君子稱生方齋懷雪兩公兩公之子吳人推汝南六俊方齋所生則谷虛志山兩公懷雪所生則陶齋謝湖卧雪胥臺四公是也胥臺諱褒官至僉事生吳門公諱尊巨官至副使為子亡室宜人曾祖卧雪公諱褒生德門公諱年官至參議為宜人本生曾祖相治甲科文望具載國史家乘吳人共目為巨族之冠今振之先生年七十餘須麋郁然讀書好義借醫以隱其次子令推尤英妙能文即志山公諱表之孫也方兵燹後袁氏稍衰先世遺澤暨正嘉隆萬間諸名公所贈翰墨悉落好事者手散佚久矣先生與令推力加購求始得袁先人諸小像自介隱公下畧備而吳文定諸公題贈及志記之屬具在裝潢成冊嗟夫介隱公以來所以詒子孫者非不善也顧非得先生父子之賢相與引之勿替則散者其何以復聚而佚者其何以復存乎夫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魯人失而復得春秋許之是冊也祖考手澤在焉不啻如弓玉而已袁之子姓庶幾承先生之志世世寶之先生命予題其後子娶於袁宜乎述袁之家世也加詳焉

題鹿邨和尚法嗣圖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此師道所由物也今夫醫藥卜筮之術承蜩弄丸彈碁蹴鞠之技猶必有所受教而後

能工況其為聖賢之學者哉浮屠氏之談禪者皆本達磨以下諸祖故謂之祖師及其摩頂記削則又各自有師然吾聞大慧嘗游大陽洞山間既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因竊念曰禪有傳受豈祖師自悟自證之法遂棄之而徧歷諸方由此言之浮屠氏之所謂師弟子非若吾儒之師弟子然也故當其既悟則佛可訶祖可罵禪版凡案俱可付之一火蓋彼方借此為大機大用洞徹了當之所在而豈當拘拘於威儀禮數之中哉若清上人固庵邨之嗣天童之孫也來游京師乃悉取其同門受法者若干人列之為圖而又沾沾焉以已說辱之吾不知其於彼法之所謂自悟自證者果有得焉否也雖緘昔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第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然則士大夫之陰賊詭譎叛其師友以去者良不少也而浮屠氏獨能區別受授之由來所以衛其門牆者惟恐不嚴而守其衣盞巾拂者惟恐不至豈不猶賢乎哉若上人是已吾故有感而書之

題容安軒記

子汪子既作是記宣城梅子讀而歎曰先生其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若承蠅若播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履之而安也又若沒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之慮襟然攻於魯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間明知其不可柰何然後呶呶聒聒借一言以解之以自託於淵明子瞻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子汪子聞而善之遂錄其語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終

康熙壬申端陽日荔水莊錄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門人侯官林佶編

題跋二共二十六首

跋孝經易知

右孝經易知一卷登封耿逸菴所纂其說明自簡要便於童蒙蓋鏤版嵩陽書院者久矣會湯潛菴先生開府吳中憫吾吳人習俗積靡孝友道微乃選簡宿儒命每月講孝經於學宮欲以移易風俗屆期遠近至者環集先生親往臨視命之坐聽且呼社學諸生徒年僅髫髻者使前勞以好言飼以饗餌長幼人人自得深合古者有德有造之義其盛舉也於是吾吳前登封令張子曠如嘗受易知一書於逸菴所遂以呈先生先生閱而大喜謀頒行之以為蒙養之助曠如因捐貲鳩匠壘刻且竣將以先生命頒示社學諸生徒俾朝夕肄業焉嗟乎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必先曰孝以八刑糾萬民必先曰不孝之刑其屬族師月吉屬民讀法則書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其孝弟有學者而師氏之教國子也又一則曰孝德以知逆惡再則曰孝行以親父母至於武王作康誥輒舉不孝不友之罰擬其罪於元惡大憝然則古聖王之為教也莫不根柢門內如此而後世董率不行教育不至其道寢以衰息往往民彞泯亂相率相攘以陷乎獄訟宜乎先生有深憫與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者吾吳中生徒誠家得此書諷誦而紬繹之朝夕不怠庶幾格心滌面於以棄其故習而復其良知也非難是則先生之意也夫亦琬與曠如之意也夫琬故跋其後而敬虛前序以俟先生命筆云

跋漢書揚雄傳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尚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

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悞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賜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曰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謂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任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講成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子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跋素問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經言五運六氣詳矣抑予聞元人葛恒齋即可久諸父行也嘗立說以為醫當視時之盛衰為益損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此說實發內經所未備予則以為微獨衰世之人宜用補益也方其盛時至於承平稍久率皆養於聲色酒食之中平居則精神氣力先已衰耗一旦有疾而用宣洩寒涼之劑必不能堪也審矣葛之同時惟丹谿朱先生亦得此意後之凡為醫者不可不知也雖然豈惟醫哉

跋正字通

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知有經也此書論禫字則宗戴氏侗以為釋服之名如此則禮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為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為免冠之免

讀如字如此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經逆趙鞅使衛太子說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此書方行於世子聊摘之以戒後學云

跋四書圖

予歷考唐宋畫家往往留意經傳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降訖考經爾雅楚九歌之屬莫不有圖獨無圖四子書者有之自此冊始願益命畫工廣之庶幾備鄒魯之典型貌俎豆車服之器物得俾後之學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間於以廉頑立懦蓋不無少助云

跋李義山詩注

古之爲箋注者莫不廣萃羣說以成一家自經傳而外顏師古之注漢書也實出於顏遠游而後世不知遠游者以其成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也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粹於善也常熟釋道源解義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三

山詩未竟而歿吳江朱子長孺作箋注頗採用之而錢夕公馮定遠及陳氏潘氏諸說亦附焉未嘗揜沒其姓氏雖於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所遺漏長孺翦錄哀蓋不啻十之六七其用意良亦勤矣吳人不察往往竊議其後幾使長孺如郭象之於向秀此皆耳剽目竊之論不足信者也長孺每爲予言道源所引釋氏書最稱灑博非得此注其書亦不能就也蓋其通懷樂善如此而忌者尤嘖嘖焉予恐後進有惑其說者故題於箋注之後

題歐陽公集

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辯本顏氏家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辯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

道士序也樂師院佛殿記即圻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死葬其書冢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傳立得之傳之後再傳而至德興董時又遂無聞焉金華宋太史作溟洋生贊所叙廖事尤奇廖遇余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聲曰俗儒樂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象爻繫辭為傳黜文言象象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數為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

四

北最惡臨安人皆以為狂居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為名使者徵吾及傳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辯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諸子異蓋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子因略其槩附圖後

朱子發謂陳搏以此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又魏華父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傳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其前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始大明云云此則圖之原委也王伯厚又謂邵與胡文恭公同受易於廬山一隱者老浮屠遂得皇極經世之學且云出謝上蔡記文其說尤異或又謂先天圖即古之河圖華父亦以為疑此則非是

跋宣和畫譜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於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為贗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真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贗各半邪

跋高似孫子略

高氏疑孔叢子偽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叙證孔子子思無問答事最悉然予以為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及及生子尚高則伯魚為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後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五

三年始卒使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在則與孔子相隔絕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為其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佗支庶何也予以為宜從孔叢子蓋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必有證左非他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通變往往舍其大者苟引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頌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日而畢之義四也

若六十一

四月一日假使禪祭得卜在二十七月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曆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唯此為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謬差可喜也

跋三衢文會

右三衢文會一編元仁宗延祐六年刻於鄱江蓋詔行科舉已五年矣一時巨公名士遂相率由科目以進殆莫熾於延祐如史所載張文穆公起巖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御許文忠公有壬楊待制載則皆二年進士也汪文節公澤民虞仲常舉皆五年進士也其人儒術吏治文章節義類皆卓然傑出著聞於世者然則科目亦何負於國家哉此編雖江淞間私課亦足以見是時人文之盛編中自余闈至汪誠凡十名皆全錄其文十五名徐徽錄賦一篇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六

十九名王世鳳錄經疑二道共文五十三篇予既記其始末而又跋之如此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夫所謂根腳人者率皆生長貴富鬻糶擁彘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鬻糶擁彘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而不知彼之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已極矣而為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逐酌酒宣淫俾晝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於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枋翦落倒置上之則豔妻煽虛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鉞之臣飛揚跋

扈跳刀走戟之寇吃哮陸梁於外天既怒矣人既怨矣夫安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_御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積久生惰積惰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恬然恃以為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為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盜賊予謂盜賊非能亡元也木蠹而後蟲生草腐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而為難者狐鳴鼠竊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撼元之社稷而奪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已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兩書參觀予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七

政唐荆川集

荆川集若干卷購諸京師其中字本非譌而間有改竄不知誰氏之筆斯人蓋妄人也吾嘗見里儒塾師讀書不多遇其所不解輒以臆變易原文者多矣昔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我乃今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然則不知而妄改者孔子所惡也故書於此以示凡讀書者

跋文氏葬錄

文先生之歿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贈賻者相繼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內同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訖陳道復王_三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吳人至今傳道不絕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也何元朗云衡山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

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名衡陳石亭與相疇倡其歡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涑楊維聰者邪錢牧翁評之云快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牧翁所記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葬錄之末

跋衡山手蹟

右待詔文先生家報九紙皆北上授官時所作第一紙寄三小姐當是指其配吳夫人餘八紙寄國博和州兩公按和州先君行略以壬午歲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此即第四紙中十七日到灣十九日入城留王繩武處是也行畧甫十八日吏部為覆前奏授待詔即第六紙中擬在初八日考不意初六日命下遂承待詔之乏是也惟由前月十九日數至閏月六日當如行畧作十八日無疑今札中以八為六或不數入城與奉旨兩日耳又按王弇州所作文先生傳有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超授之語然先生雖已投卷本未及就試而授職且試事皆繇禮部試訖始移吏部傳中云云俱非是王最號博洽尤長國家典故而紕繆乃爾并附正之

跋茅鹿門手蹟

茅順甫先生手錄所賦詩一冊其曾孫某上人購藏予按順甫在前明世宗時自命有文武材為文章滔滔莽莽尤善談兵嘗僉事廣西提卒三千人直搗府江賊巢連破十七砦又東南被倭胡績谿開制府淞西凡料敵設謀率用順甫策居多其才氣雄奇如此設使今世有順甫輩數人落落布行間何患寇氛充斥之有是故覽其遺墨雖在吾黨後進猶不勝高山仰止之思慨然想慕順甫之為人又况身親其裔孫如上人者乎至其詩體字學姑不備述

云

跋宋其武遺蹟

始子官戶曹其武先生方在翰林每得侍教左右見其節鈔漢書

一冊或行或隸悉妍麗可喜心甚愛之迄今相距幾二十寒暑其從子叔遂乃出此冊示予筆墨爛然與前所見無異而先生之墓草則宿已久矣拊歲月之易邁慨舊齒之云亡展閱未及終冊輒不勝泫然也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寬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叙及諸公跋之詳矣子獨歎忠介泣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為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譎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固極交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為之一慨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九

跋論道書

子為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札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去年春既為是書而苜蓿深不謂然力勸子讀程氏遺書朱子語類及子潛心求之固有與是說相發明者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朱子荅吳斗南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翫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_有奇特不可測知者也先儒之說固如此苜蓿素喜東林高顧之學又嘗師事木欣曹先生不識何以差別乃爾得母有終身由而不知之患邪不然則如昔賢所謂讀之不詳妄生穿穴者比也惜乎苜蓿已南歸矣埃異時相見當相與極言之

跋劔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間頗有閑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真能品也子因思士大夫處嘔噓噉戲之場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章出此圖示子因附識此語於後

跋王咸中手簡

咸中自京師簡子言諸公追溯當年媚嫉之人甚且吐而詬之云云嗟乎君子小人初非難辨方小人之媚嫉君子也排擠者一附和者十幾遂變白爲黑以藉易薰此自古聖賢所不免况衰庸陋劣如予者乎然而非予所患也至於稍久則水落石出而議論之公自不可掩向之排擠者既已骨化形銷莫知所往矣即其他附和之徒其始或誅於勢利或壓於氣焰皆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一旦無氣燄之可畏與勢利之可馮亦遂鳥散冰解而無餘其於子則豈有損哉子自歸田以後布衣蔬食讀書講藝以自娛說數年之中習而安焉幸而問學不致荒落名節品行不致墜失者是亦媚嫉者之玉成我也豈非所謂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與問嘗辟之如作噩夢夢之既覺則恍惚不復記憶矣尚何容芥蒂爲寄聲中朝諸公姑勿吐且詬焉可也

跋來虞先生手蹟

右子美秋興詩一卷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所錄卷末自誌丙寅歲蓋天啓六年也按年譜先生先自粵東入覲覲畢歸里兩乞致仕不允始復之任不數月竟被黜以歸此爲再至粵時手蹟也又按是年奮黨方熾乃楊左受禍之次年先生方不安其位故書此以託諷寓意所謂聞道長安似弈碁及文武衣冠異昔時者頗附合時事其意蓋亦微而章矣竊惟先生在工曹數忤巨璫使當魏奄擅柄之日或得入居卿貳則其盡言直諫必不亞於楊左諸君子

顧獨以外僚之故不及與楊左齊名朝右此先生之命也先生之不幸而楊左之幸也然先生既被黜優游家食合於明哲保身之義末年雖未大用可謂身名俱泰而楊左竟與禍會身死之後至不能比其家室此楊左之命也又楊左之不幸而先生之幸也距先生歿五十年其曾孫僊年少好學出此卷示琬琬不勝撫卷太息為之尚論其世如此至於忤璫始末具詳年譜及琬所撰族譜中此不復著

跋石交紀贖

來虞先生嘗以部使者持節張秋會宛平米太僕亦使清源相與往還最數此石交紀贖序一篇石與石隱贈荅詩二首皆先生為太僕作石隱蓋太僕自寓也其橐舊藏從父沂州省家今始裝為一帙而附太僕赤贖於後琬嘗追溯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部曹在中朝頗加遴擇其官故尤號清貴而梟時又今甲寬弛吏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十一

贖稀少中間士大夫有才望者率能出其詩文相與頡頏上下每遇燕集則往往命縑染翰流連倡和以為常及其出使往還亦然風流文采每為好事者所豔稱以近時郎吏視之不既瞠乎其後哉嗚呼自諸曹流品漸褻而予於是嘆士大夫遭逢之會各有幸不幸也琬在京師與太僕孫紫來相善顧琬生既晚不能通知兩家世好之誼而紫來亦未嘗以此見語蓋距先生與太僕之歿亦已久矣異時有便郵將乞沂州公繕錄其文寓書紫來使知此始末以備吾兩家嘉話云

跋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予昔任纂修嘗作侯氏三傳上之史館未知其得入明史否也今讀岐曾子涵所撰父行實類畧述陳給事亡命事尤詳且與其父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皆傳所不載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

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先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况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惟命何為乎統兵五百連舸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天敵者已而擔囊揭篋繫其妾婦廝養罄室而胥劫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並駢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依謀叛未行逃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交關謫毀之章焚詣壘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纍囚之畜指書生為強寇麗童孺以極刑勾連瓜蔓抄掠不已

堯峯文鈔卷三十九

十二

卒使一時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構煽為羣盜致厲當宁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予讀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蓋涵躬遭家難又不改逆斥厥考無罪故其辭銜徨宛轉猶有古人怨而不怒之遺意因附記之以存涵之志且俾後之君子有考焉

跋詩問

予前作詩問其首則言諸侯之詩亦有風雅頌三者不獨天子詩為然或疑其臆說非也予又嘗以幽詩考之幽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間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既殿以幽風而周禮又謂祈年於田祖畝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畝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幽雅幽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為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幽雅至近世何氏

則遂謂南田大田幽雅也豐年良耜載芟頌頌也立說甚辨理或
然也獨鄭^名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為
穿鑿也斷斷爾子故書此以祛觀者之疑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終
康熙壬申六月廿一日荔水莊中寫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

秦皇士由庚月廿一日蒸水莊中寫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終

穿鑿也斷斷爾子故書此以祛觀者之疑

然也獨鄭^名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為
穿鑿也斷斷爾子故書此以祛觀者之疑

堯峰文鈔卷四十

門人倏官林佶編

祭文 哀辭附 共十二首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維年月日具官汪琬以羊一豕一告於大通橋分司土地正神之靈曰嗚呼琬以不材奉 天子命而來以與神共治此地也立殺禍福之柄琬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乃自夏五月霖雨至於六月河流氾濫道路沮洳如役夫消搖馬牛疲斃車戶二十有六人縈縈奔走所日夜仰望者獨依於神而已神其忍見且聞之邪意者雨暘之不時天實為之以神之位卑而職微顧不及與知邪豈數不可輓雖如神之聰明正直亦不能自達於天邪抑車戶之桀驁不率者實開臯於神神將假手於雨潦以速之戾邪不然是皆琬之不勤不慎或有以召致斯災而神且漠然弗之恤也琬竊以為分司者苟有溺職神宜請之於天小則為疾為癘以劓懲之大則殄滅其身不當延及於二十有六人又不當阻 國家之輓輸而降害若此之甚且久也願自今而後邀惠於神慎勿以疾風暴雨加於行運之地使車戶得以蘇其困而緩其罰則其報謝於神者永永無窮而神之享之亦無忝矣謹告

堯峰文鈔卷四十

祭李給事文

嗚呼惟公在廷歷官左掖俛視班行鷲百鴉一公規密諫舉朝色惕公實丈夫羣鬣而幘事闕宮闈侃侃端笏雖涉風聞敢忘獻替仰攬逆鱗慮有倉卒 先皇聖明止輦太息謂公愛君芻蕘宜擇且拂且俞儼荅禹益欲老公才姑示薄誥膏雨疾霆莫非 帝德公之北征童突嘖嘖扶攜祖送謹闐巷陌祝公生還炷香叩頷公去不顧恍慨于役臣臯萬死幸寬誅磔甘履敝輻輪單轂隻寒日慘心陰飈淒骨魑魅與鄰叫號充斥長沙舟溼潮陽瘴疫鱷魚張牙服鳥奮翮公禍過之捐身沙磧懸棺橐殫有同棄擲嗚呼哀哉

世祖之末雲開霧滌乙夜寢興每眷忠赤使得少延必蒙前席
金魚緋紫行受寵錫如何絕命川馳筭數雖有賜環於公何及聞
公彌留涕洟交塞惟君與父矐矐牀簀荒言瘵語殷憂如昔撐目
拒含齋恨寔窳藏血三歲化丹為碧招魂而南僅歸背骸某等於
公辱在交戚異時瞻仰魁杓盛嗟寶公諫草寧啻拱壁庶幾公還
載親几席今則已矣山殯星歿遠望銘旌道里遼隔白馬素車奔
馳弗獲羣焉捨呼聲發如嗇何以酌公酒絮雞灸差勝漣酪公盍
來格

祭葉訶菴文

嗚呼有明名臣夙推文莊碩德鴻材史所褒揚延二百年遺澤浪
浪爰及先生伯仲抗行魏科甲第後先焜煌伯也蒞外宣力東方
先生居內委佩巖廊咸謂二難永紹前光云何並逝理不可詳訃
音踵至親故倉黃憶昨分袂春明一觴琬嗟老疾分守田桑旋睨

堯峯文鈔卷四十

二

先生志氣激昂期先生者致主澤氓位不爰立年不杖鄉命也如
何殊失所望言別幾時音容渺茫向忝昏媾又廁門牆感念平昔
每九回腸本非至人曲折難忘喪之南歸君蒿悽愴匍匐几筵淚
沾盈眶既悼我私亦斯文傷嗚呼哀哉琬故不敏才疏學荒先生
知我指摘膏肓髮種種矣敢絜短長擬謝子墨縮手山莊復陳蕪
辭何不自量侑此爵耳非曰成章先生有靈幸鑒中藏

祭陳母張太夫人文

母儀煌煌內則烈烈共姜伯姬聖經所述孰如淑人安常履吉篤
生儒臣用佐 王室嗚呼哀哉淑人之賢聲聞曩日內自君姑外
訖親暱歎息相範無不遵率謂與太翁偕老可必何行之婉何境
之逸顧促其年而不期蒼天豈有斬奪之倉卒宜修反促宜隆反
替學士蒞官久參密勿瞻望二人迢遰天末每念倚閭綵綵如結
版輿錦軒將迎莫達屢欲陳情棄此組紱淑人附書語極懇切勸

以報稱俾無燕佚無戀庭闈致曠厥秩慈訓諄諄形諸楮筆非此
母也寧具此識手澤儼然至今成帙陽月既望云發腫疾學士病
皇額感心怵奔走日者以數推覈五行家言皆曰小厄流星為灾
禳之即出言而不驗可為嗚咽彼醫雖良束手獲木嗚呼哀哉如
琬輩者才疏志拙受知學士毀言弗恤嗑枯植朽十年如一豈惟
感恩實仰賢哲我儀其清私餽必黜我服其慎溫樹必啞文章工
邪學術得失酒闌燈地殷勤相質白首若此辟膠沾黍誼於淑人
有同子姪愧未登堂以名通謁赴音亟來能不驚恒踣旅京華舉
步如蹙何由匍匐往助執紼醴酒不清蔬肴不潔悵然生悲淚沾
要經竟無不之悽愴恍惚庶其來乎千里一快

祭仲弟摺九文

昔喪先君孰相左右惟我與女自立不苟雖屬童穉遞相師友食
則同案卧則聯肘每遇異書擊節拊岳有得必告有疑必剖女之

堯峯文鈔卷四十

三

文章詎出我後當其得意雲奔電走溢為辭藻金彩襍揉儒林文
苑罕與之耦弱冠慕道已闕堂牖紛華靡麗棄猶芻狗志期用世
時命非偶退而著書窮搜叢藝儻假之年擬附不朽天乎何辜反
促其壽太歲在壬我時此首自傷左謫感憤於口女與我言此非
溫厚榮辱得喪於已何有我聞斯語其顏怩怩虎膠之旁春江晴
瀏方戒行李繫舟岸柳念女送我涕落尊首及茲三年睽離已久
我逐簿領面色老醜願挂塵冠歸耕南畝巾車竹杖庶幾兩容此
志未遂得母女負赴音北來神驚不守寤邪非邪胡罹此咎女雖
已矣我實抱疚歛不視含訣不執手何以為人袒胷自毆設仁於
堂獻此酤酒魂無不之能醢此否

先府君祖奠文

琬聞過時不葬是不能葬春秋誅之與慢葬等顧琬成人之後躬
迫飢寒既壯以來又塵仕籍輒軻窻頓積有歲年怙恃隆恩闕焉

靡報以致我先考先妣淹在淺土三周星紀乃啓攢宮過時之誅
奚辭解免茲直靈輻將駕撫棺長號深惟華愆飲痛曷已伏冀考
妣有靈俛垂昭鑒尚饗

亡妻袁宜人祖奠文

自女之歸直予食貧衣麤茹糲累女艱辛及女病革予方筮仕殍
不及訣歛不及視追惟疇昔負女實多女而有知齋恨如何茲從
尊章幸就窀穸山川阻深足慰女鬼顧予早衰齒髮已凋九泉相
見庶幾匪遙輻車啓行敢告筵几同穴有期爲女破涕尚饗

亡男筠祖奠文

孝友誠信謂宜永年我作之孽致女不夭我老未死女壯而大家
門嬛嬛已不可保嗚呼痛哉馬醫夏畦皆有後人跛行喙息孳乳
成羣而女何辜竟絕遺毓有詩與書孰相似續當女病革謀置女
後女不復言屢搖其首惟女隱衷我則知之女今往矣諒我者誰
人之不諒亦已焉哉天實喪予腸裂肝摧輻緋在門尊俎在几老
懷萬千言女止此嗚呼尚饗

堯峯文鈔卷四十

四

先墓焚黃文

琬忝冒祿位積有歲時幸叨餘庥免於罪戾用獲荷茲寵錫粗
效顯揚伏奉順治十八年正月登極制書榮贈先考奉政大
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先妣宜人璽書褒嘉光賁泉壤而琬
以久廢官守弗克躬告幽冥乃者既卜新阡敢襲昔賢燹黃之義
祇薦墓下以展慕思音容渺然詎勝哀感

鍾廣漢哀辭并序

櫛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
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辯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
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
洋纒纒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

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畱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為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植梨果蔬實盛則剥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母以物傷生母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族子處默哀辭并序

處默諱譚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

堯峯文鈔卷四十

五

著於鄉黨不幸中寒疾死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勸先是予為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為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深予數偕處默履行其間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襟華之紛雜翫鳴鳥之睨睨間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日忘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最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乘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盍亟成之異日子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視予而笑且曰幸甚蓋予以遠大期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為之也所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天折而頑者鈍者佻且險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殄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死何也處默頑

然長身為人勃發有英氣及為文章亦然予求其所以夭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幸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為之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跼足齋遺憾兮茫茫之子南兮羌北沂山川兮阻長視飯含兮不可遂眇天末兮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兮姑致歎於彼

蒼

陳氏子衣辭并序

陳鳳翥字聖章子友均寧次子均寧方病及鳳翥生而瘡故小名曰愈年二十夭蓋距上殤無幾也少不好舉子業好唐宋以來大家之文又好為小詩苟攻書畫運筆皆有法度子見其所寫牡丹芙蓉頗得前輩筆意詩亦整秀可喜均寧哭之久而不衰乃刺遺槩一卷以行又為淚言凡數十章附其後云昔虛谷方氏謂自周

堯峯文鈔卷四十

六

東遷以入春秋卿大夫壽者鮮矣獨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至襄十五年行父始卒吳季札王壽夢少子讓國時年可十五六至哀十一年救陳猶存兩人壽皆近百歲鄭子產歷事簡定聲獻四公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即以知禮稱至定十年始卒兩人亦亡慮八九十歲當春秋衰世卿大夫不得其壽之時而四卿皆恭儉慈惠薄取厚予有以致壽考其說甚新異然而非通論也孔子在春秋年僅七十有三顏子淵早死夫孔子大聖卒不登上壽及門之賢者莫如子淵顧蹈六極短折之禍豈孔顏不及此四卿邪何壽夭相濶絕若此也蓋使有德與才而夭不害其不朽若愚無知之流雖年逾百歲與瓦礫木石頑然長存者亦何以辨聖賢之所以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所謂才而夭如陳氏子亦其一已子既以此慰均寧且系之以辭曰

吁嗟孺子性端良兮濡染家學藝能長兮譬彼威鳳燦文章兮將
翺將翔如其名兮雲達非遙條摧傷兮鷹隼高飛鳶鷂鳴兮休留
姑獲恣披猖兮鳳也何辜中道戕兮君母叫天天茫茫兮彼修此
短靡厥常兮賴是遺墨紛球琅兮襲之價之騰輝芒兮爰載令問
未渠央兮吁嗟孺子斯不亡兮

堯峯文鈔卷四十終

康熙壬申夏六月二十四日荔水莊寫林佶謹識

堯峯文鈔卷四十

吳郡程際生刻

七

堯峰文鈔五十卷候官林佶所手錄以鏤版者也先是先生之友有類藁續藁一百十八卷皆門人編次未敢有所去取而傳寫失真論誤多有先生病之嘗語周惕曰古人文章皆係晚年刪定或手自編輯或門人較讎然後鏤板行世今吾前後藁去取未定將屬之子子盍為我序而藏之周惕蹙然不敢承時適有京師之徑辭先生北去其年冬十二月先生卒於丘南為問至京師周惕設位於磐石菴率諸門人聚哭已即致書先生嗣君首及先生文集事嗣君是穉毅詒復書曰先君之文已經刪定屬候官林君手錄成帙次第付梓矣惟待吾子之序以識之踰年先生門人顧希喆董文琛宋成業寓余堯峰文鈔五十卷字畫精楷裝潢燦然所謂林君手錄者也因取前後藁互相參訂蓋去前者十之二三而益以晚年文字數十篇其篇目先後與類藁或不相脗合然而先生之文於是乎無遺漏無論誤矣愚竊以為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

序

其指以六經為歸搜擇融液與之大適然後浸淫乎史漢反復乎歐曾折衷乎紫陽博取於吳臨川元清河共金華諸君子之文因得通其變窮其神極其理趣而卓然自成一家故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即一字一句其根柢亦有所自來非余小子所能窺見萬一者惟是十數年門牆洒掃之舊竊幸有聞繕寫校讎庶幾其職而又牽率事故弗獲承命視林君有深愧焉安敢執筆序先生之文哉姑承先生昔年之命誌是書之始末以塞嗣君之請而周惕亦得挂名卷末垂諸永永雖自媿亦竊自幸云癸酉春正月人惠周惕書於京師之瀛洲亭

